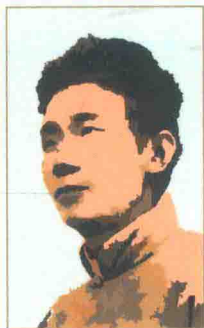


张晓霞 著

中西文学文化视野下的 郁达夫创作研究

Zhongxi Wenxue Wenhua Shiyexai De
Yudafu Chuangzuo Yanjiu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广西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第二期培养工程资助项目
(桂教人[2013]9号)

中西文学文化视野下的 郁达夫创作研究

张晓霞 著

Zhongxi Wenxue Wenhua Shiyexai De
Yudafu Chuangzuo Yanjiu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学文化视野下的郁达夫创作研究/张晓霞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307-19680-3

I. 中… II. 张… III. 郁达夫(1896 – 1945)—文学创作—研究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6817 号

责任编辑:唐 伟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9.5 字数: 133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680-3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张晓霞，女，1976年出生，湖南湘乡人，文学硕士，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1999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本科学历，2007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获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4年获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项目支持，进行为期三年的在职与脱产学习，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在武汉大学文学院访学；主持或参与完成省厅级课题多项，曾在《广西社会科学》《名作欣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郁达夫创作中的人与自然	5
第一节 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审美选择——郁达夫创作中的 自然世界.....	6
第二节 优美的山水画	13
第三节 山水画中的艺术美	17
第二章 郁达夫创作中的人与自我	31
第一节 零余者	32
第二节 感伤的情绪	44
第三节 告白与自省	55
第三章 郁达夫创作中的人与社会	80
第一节 郁达夫游记散文中的隐逸思想与忧患意识	80
第二节 从同情到诅咒：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88
第三节 郁达夫的男权意识与文学创作	94
第四章 郁达夫的创作观	101
第一节 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101

第二节	鲁迅郁达夫小说创作真实性比较.....	109
第三节	郁达夫的散文创作观.....	117
第四节	郁达夫的孤独童年与文学创作.....	124
第五章	百年中国文学史著中的郁达夫	130
第一节	民国文学史著中的郁达夫书写.....	130
第二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论下的褒贬兼具	134
第三节	走向艺术化多元化的新时期.....	137
结语		143
参考文献		144
后记		147

引 言

本书研究中西文学文化视野下的郁达夫。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望卓著的作家，“五四”时期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郁达夫有着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16岁以前的郁达夫系统地接受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教育，留学日本十年又大量地接触西方文化，仅在留学期间就已浏览过外国文学原著千种以上。他学贯中西，在小说、散文、诗歌、批评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由于郁达夫创作的复杂性以及他曲折的人生经历，评论者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新时期以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认识角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学界对郁达夫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除了重新评价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外，郁达夫研究呈现出向纵深发掘与全面拓展的特征，对于中外文化与郁达夫的关系的研究也逐渐被提上日程。

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和外国文学文化，共同滋养了郁达夫的创作。学界在“中西文化与郁达夫”的关系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呈现在三个基本方向：

一是探讨传统文学文化对郁达夫其人其作的渗透与影响，如罗成琰的《郁达夫和中国文人传统》、曾华鹏和范伯群的《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

化》、方志平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竺建新的《论南宋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等；此外研究者还具体探讨了古典文学、吴越文化、佛教文化、宗教思想等对郁达夫创作的深层影响。如《古典文学对于郁达夫文学创作的影响》、《郁达夫与中国古典文学》、《超越性亏空：郁达夫出世心态的文化审理》、《郁达夫与吴越文化》、《佛教对郁达夫思想及创作的影响》、《试论郁达夫旧体诗创作中的隐逸文化》、《传统文化视野中的郁达夫散文——兼论郁达夫的儒道情结》等。

二是探讨郁达夫所受到的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主要涉及日本文化、“私小说”、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人文精神、世纪末非理性主义思潮等方面。如曾真的《佐藤春夫与郁达夫唯美主义小说比较》、陈延的《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叙述学解读》、黄川的《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对郁达夫的影响》、李江山的《西方文艺思潮背景下的郁达夫感伤诗学再论》、郭海鹰的《管窥郁达夫对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吸纳》等。

三是研究作家作品当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者注意到郁达夫小说中蕴含的 20 世纪初知识分子特殊的历史文化境遇，这种带有文化研究色彩的解读无疑具有思想文化史的意义，在此知识分子成了被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赵园的《郁达夫：在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之间》、沈庆利的《文化震惊与“文化恋母”：从异国文化角度重读郁达夫的〈沉沦〉》、陶思遥的《从〈沉沦〉看“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张雪莲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两种文化中的孤独者和漫游者郁达夫》、张小平的《论郁达夫小说“零余者”的文化内涵》等。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对开拓“中西视野下的郁达夫”这一新的研究课题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并奠定了继续深入探讨这一课题的基础。但上述的三个研究方向及其研究成果也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中外文化与作家作品的影响方面，只从单方面即或从传统文学文化方面，或从外国文学文化方面的影响来对作家的创作及心理进行分析，显然是不全面的。二是以具体作品的深入论析来印证郁达夫创作与

中外文学文化的理论关系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三是这些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是散落在某些篇章、某些片断，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未见到有系统论述的博士论文或专著，由此可见，目前从中西文学文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系统性、完整性不强。

本书正是建立在对这些资料的总结整理的基础上的思考。试图以中西视野的角度作为研究郁达夫其人其作的切入点，从中西文学文化视野下郁达夫创作中的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郁达夫的创作观四个方面来探究中外文学文化与郁达夫其人其作的关系。透过作品深入作者的文化积累，又从作家的中外文学文化修养以及作家对中外文学文化养料的选择吸收与扬弃的高度去透视作家的创作，对他的创作做一系统的梳理，揭示其普遍意义与现代意义。力求通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郁达夫作品的创作过程及作品的深入解析来论证中外文学文化在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参与和潜在影响，并在论析的过程中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探讨中外文学文化对作家产生影响的“度”，以此企望对“中西文学文化视野下的郁达夫研究”课题有所推进。

二

本书拟从中外文学文化交汇的角度审视郁达夫，探源作家思想及艺术个性的发展。探讨郁达夫的创作心理、创作风格、审美向度、价值取向、文化资源等，对他的创作做一梳理，揭示其普遍意义与现代意义。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 中西文学文化视野下郁达夫创作中的人与自然。郁达夫小说散文中有大量的山水自然描写，这些自然描写不仅仅是对自然的再现，而是融入作者诸多的情感，有着深刻的文学文化意蕴，本研究站在中西文学文化交汇的视角审视这个自然主题，探究所蕴含的深刻意蕴和深层的中外文学文化来源。

(2) 中西文学文化视野下郁达夫创作中的人与自我。郁达夫的作品

中总有一个“自我”的主题，在小说散文中有着一个自我的“零余者”的形象：自我感伤、自我暴露、自我审视等。本研究试从中西文学文化交汇的视野下审视这个自我形象，探究所蕴含的深刻意蕴和深层的中外文学文化来源。

(3) 中西文学文化视野下郁达夫创作中的人与社会：郁达夫通过独特的艺术风格表达着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关注；作品中透露着作者的隐逸思想、忧患意识；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情怀；对女性、对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注与同情等。本研究站在中西文学文化交汇的视角审视这个社会主题，探究所蕴含的深刻意蕴和深层的中外文学文化来源。

(4) 郁达夫的创作观，考察郁达夫的创作理念及渊源。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种自我表现的自叙传在郁达夫的创作中主要体现在创作的真实性。郁达夫小说借鉴了日本私小说强调生活的真实的创作原则，又破除了在艺术上不能虚构的禁忌，也就是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既坚持“文学是自叙传”的真实性原则，又在现实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虚构，超越了现实的真实，从而达到一种艺术的真实。

(5) 郁达夫的文学史地位。重点考察郁达夫在百年文学史著中的沉浮。

本书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从中西文学文化视野下郁达夫作品中的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郁达夫的创作观四个方面来探究中外文学文化与郁达夫其人其作的关系。二是通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郁达夫作品的创作过程及作品的深入解析来论证中外文学文化在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参与和潜在影响。

第一章 郁达夫创作中的人与自然

“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①郁达夫热爱自然，欣赏大自然的美。他从小生活在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南朝文学家吴均曾在《与朱元思书》中写到那山明水碧、秀丽多姿的江南风景：“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陋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群。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不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②郁达夫自己也有过这样的诗句：“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③家乡美好的风景孕育了他的才情与诗情。

①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7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2: 249.

② 卢今, 范桥. 郁达夫散文(中)[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37.

③ 郁云. 郁达夫传[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22.

第一节 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审美选择 ——郁达夫创作中的自然世界

从文学产生之日起，自然便与文学交融在一起。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总爱踏尽奇山异水，描摹自然借以抒情感怀，自然是他们逃避世事纷争之净地，是灵感取之不尽之源泉，是生命的一部分。现代作家郁达夫也不例外。

郁达夫从小迷恋大自然，崇尚大自然，他自己曾说对大自然的迷恋，是他从小的一种天性。这种对自然的迷恋融入了他日后的创作中，成为他表达情感内涵的主要元素之一。其高超的写景技巧以及对自然的独特感悟形成了他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他的作品中，大自然有无穷的威力，他眷恋自然，崇尚自然，描写自然，注重发挥景物描写的审美抒怀功能，做到以景写情、情景交融，捕捉自然界中精细微妙之处。纵观郁达夫的小说散文，我们会发现，他作品中的自然描写不仅体现出人对自然的关注，更是融入了人的情感与个性：自然可以与人对话，是疗伤抒怀之所在，是精神家园回归之港湾，是人性净化与升华的理想地。

一、自然与人的对话

在郁达夫笔下，大自然不仅仅是背景与烘托，而是能与之对话的“自然”。在这里自然与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不断地进行“对话”，从而抒发人的情怀，自然景色与人物的情感浑然一体，息息相通。当世事纷争、人心险恶而使人身心疲惫之时，回到自然，与之对话，向大自然抒怀，大自然便是疗伤的良药。

《沉沦》中的主人公多愁善感、孤僻自卑。在他的眼里，现实的世界里有的只是嘲笑冷漠，欺凌歧视，世人与他之间有一道愈筑愈高的屏障，连自己的兄长也不值得相信。在现实世界里，他备感孤独，只有大自然才能给他情感的呵护，让他感觉到温暖与亲切。只有在美好的自然

世界里，他才得到放松，得到温暖。小说一开头，就描绘了一幅清新的自然画。“晴天一碧，万里无云……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①显然，主人公在亲近自然，融于自然，与自然对话，大自然里充满着自由与爱，使“他”忘了现实的种种不快，心情放松，有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的感觉，寻找到了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境界。对“他”来说，大自然不仅是“避难所”，还是“慈母”、“情人”与“纯极的终老”之地，大自然成了他最理想的疗伤之所。而且在这里他确实得到了抗拒现实的力量：“他走到山的斜面上，从那古井里汲了水，洗了手面之后，觉得满身的气力，一霎时都回复了转来的样子。他便跑上楼去，拿了一本黄仲则的诗集下来，一边高声朗读，一边尽在那梅林的曲径里，跑来跑去地跑圈子。不多一会，太阳起来了。”^②

在晚期创作的《迟桂花》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坚持了这种人与自然的思考，人与自然对话由此而给人带来心灵的抚慰，大自然是主人公的身心休憩地。《迟桂花》中的翁家山山景清幽美丽而具有活力。翁则生带病回到了乡下老家，山景给翁则生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但是怪得很，连我自己都满以为没有希望的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国后所经过的第二个春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减轻了，夜热也不再发，盗汗也居然止住，痰里的血丝早就没有了。”^③这显然是翁家山山野美景的功劳。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清幽的翁家山山景不仅减轻了主人公肉体上的病痛，而且也逼退了他的欲望和邪心。

①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1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2.

②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1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2.

③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3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2.

二、自然与家园的回归

书写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即是书写大地和母亲，因而抒写自然，意味着寻求心灵的港湾和精神的归乡。现代作家大多是生活的漂泊者，在窘困的生活处境里，家乡成了他们精神苦难的慰藉，故乡的山野美景成了他们创作的主要题材。在历经沧桑和疲惫后，作家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乡村自然视为灵魂和精神的栖息地。郁达夫十六岁便随大哥去日本离开了家乡，家乡的美好山水便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源泉以及精神休憩的处所。

《迟桂花》中的翁家山是景色清幽。“我看见了东天的已经满过半弓的月亮，心里正在羡慕翁则生他们老家的处地的幽深，而从背后又吹来了一阵微风，里面竟含着一种说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气。”^①这是修身养性之所在，是人心灵停泊之港湾，是可以终老之理想地。

《还乡记》中穷愁潦倒的“我”坐在回乡的车上，见到家乡的美景，心情顿时开朗起来，美景使我“迷醉”，农夫自由而平和的生活令“我”羡慕：“两旁的绿树枝头，蝉声犹如雨降……悠悠的碧落，只留着几条云影，在空际作霓裳的雅舞。……我以车窗作了镜框，把这些天然的图画看得迷醉了。”^②车窗外富有生机的乡村生活美景把“我”迷醉了。

再看下面两段来自郁达夫游记散文中的片断：

“一个人在这桐君观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灯火和天上的星云，更做做浩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我竟忘记了时刻，忘记了自身。”^③

“庵里面的洁净，一间一间小房间的布置的清华，以及庭前屋后树木的参差掩映，和厅上佛座下经卷的纵横，你若看了之后，仍

①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3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2.

②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3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2.

③ 郁达夫. 郁达夫散文[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5: 259.

不起皈依弃世之心的，我敢断定你就是没有感觉的木石。”^①

像这样对自然的描写，在郁达夫的小说散文中比比皆是，作者在描写自然界的美时也展露出了他的内心世界，情与景融合，天人合一，心灵在此净化，一切尘俗抛于云外。作为都市的“零余者”，他们经历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漂泊，物质的窘迫尚能忍受，灵魂无依却是一种煎熬，于是回归自然，回归家乡便成为他们的精神梦幻。唯有在大自然中人的心灵才能获此真正宁静，才能回归本真自我。郁达夫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精神家园，在这样一个环境优美的世界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出回归自然家园的理想追寻。

三、自然与人性的升华

郁达夫曾说：“大自然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②他笔下的自然世界不仅是精神疗伤的依托与家园回归之港湾，更是心灵净化，人性升华的处所。世俗的纷扰可以在大自然中得到解脱，而“零余者”的“欲”的冲动更是可以在大自然中平息。

郁达夫的小说散文中有一个“零余者”的形象，这个主人公忧郁而敏感，孤独而自卑，对情爱有近乎病态的需求。《沉沦》中的“他”作为一个留学日本的“弱国子民”，自卑而孤僻，使他感染着严重的忧郁病。他渴求爱情：“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对于他来说，只有爱情的雨露才能滋润他那干涸的心田。可是，他的孤僻自卑的性格却又妨碍他去获得这种甘美的雨露，而是以压抑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在被窝里犯罪，偷看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然而这变态的性的刺激并不可能给他任何的慰藉，相反，深受传统道德文化浸润的“他”只有激起更加频繁的内心苦斗，增添更多的自责与悔恨。当

① 郁达夫：郁达夫散文[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

② 郁达夫：郁达夫文论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685。

“他”在偷看旅馆主人女儿洗澡之后，因无比羞愧无头无脑地跑到了郊外的梅林，在这种焦虑难以排除时，是大自然又一次救赎了他，内心的压抑与恐惧在自然的抚慰下得到了缓解：“四面并无入声，远远的树枝上，时有一声两声的鸟鸣声飞来。他仰起头来看看澄清的碧空，同那皎洁的日轮，觉得四面的树枝房屋，小草飞禽，都一样的在和平的太阳光里，受大自然的化育。他那昨天晚上的犯罪的记忆，正同远海的帆影一般，不知消失到那里去了。”^①大自然让“他”忘却了恐惧羞愧，获得了心情的平静，得到了心灵的净化。

与早期的《沉沦》还有对本能欲望赤裸裸的暴露不同的是，晚期创作的《迟桂花》没有传统伦理道德对本能欲望的束缚，更重笔写出了大自然对生命欲望的净化与升华。《迟桂花》中的“我”初来翁家山，被山中景色迷住，“山中的清晓，又是一种特别的情景”，“早晨的空气，实在澄鲜得可爱”。而更令我心动的还有一位健康而纯朴的女性“莲”，她如一朵缓缓绽开的花朵冲撞着我的心弦，“我”完全被她青春而纯净的气息所迷倒。在我欲望被激起时，“莲”却如山野的迟桂花倾吐着不尽的芬芳，她的小孩子般的天真纯朴，逼退了“我”的欲望和邪心，使“我的心地开朗了，欲情也净化了”。此时的“莲”，脸上也发出“圣洁的光耀来”。人的自然本性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这种氛围下，男女之爱最终升华为兄妹之情，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人性欲望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郁达夫的创作从最初的《沉沦》到后期的《迟桂花》，其笔下的自然意蕴无穷。从疗伤抒怀到人性的净化与升华，凸显了郁达夫在处理自然景物时的变与不变。变的是景物随着人物的情绪的变化而有变化，不变的是景物不仅是景物自身，而是融入了人情感与个性审美意象。

四、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审美选择

纵观郁达夫的小说散文，我们会发现，他作品中的自然描写不仅体

^①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1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2.

现出人对自然的关注，更是融化了人的情感与个性：自然是疗伤抒怀之所在，是精神家园回归之港湾，是人性净化与升华的理想地。这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审美选择。

有学者说到中国现代作家的自然审美意识：“一方面积淀着中国传统的崇尚自然、眷恋山水的基因，另一方面又溶进了西方近代浪漫思潮‘返归自然’的成分。它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哲理意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心态与审美情趣。”^①郁达夫有着深厚的中西文学修养，如果说童年的经历与时代的氛围形成了他个人的忧郁气质，那么则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下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形成了郁达夫的审美选择。

人与自然的思考是古今中外艺术家们的一个关注点。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崇尚自然的国度。作为词语的“自然”最早见于道家经典《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老子哲学的本源，“自然”是老子哲学观的核心。“自然”作为一个核心意象贯穿道家文化始终。《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与人的气息相通。个体与自然浑然一体。不仅道家崇尚自然，儒家也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中可看出儒家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这种对自然的哲学思考影响到了我国的古典艺术，我国古典艺术传统中，极注重文学与自然、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把对自然的喜爱通过诗词、绘画等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畅游山水，描绘山水，抒发性情，寄托理想，或拥抱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郁达夫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学修养，传统文化关于自然的思考与文学艺术创作渗进了作家的骨子里。因而使他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然作为主要审美对象，亲近自然，描写自然，融入自然。

① 罗成琰. 人与自然——论现代中国作家的自然审美意识[M].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9(2).